

哈丽特·塔布曼

〔美〕厄尔·康拉德著



K837.127/10

哈丽特·塔布曼

〔美〕厄尔·康拉德著

杨静远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ARL CONRAD
HARRIET TUBMAN
Paul S. Eriksson, Inc.
New York, 1974

根据纽约保罗·S·埃里克逊公司1974年版译出

哈丽特·塔布曼

〔美〕厄尔·康拉德著

杨静远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城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12,000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8,000

书号 11002·525 定价 0.87 元

译者的话

几年前，当我初次读到这本《哈丽特·塔布曼》传时，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尽管它不是一本脍炙人口的畅销书，也算不上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学术专著，尽管它所描写的主人公不是显赫的政界巨擘或文化泰斗，而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物，一个象野草一样被践踏的黑人女奴隶，然而这本传记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因为，它记述和歌颂了美国历史上一位真正的女英雄。她的崇高的人格和品德，她为美国的民主和进步事业作出的贡献，应当永远铭记在美国人民心中。

“美国历史中的浪漫色彩，后代必将在逃亡奴隶的生涯中寻到。”这是反奴隶制革命军人和作家希金森上校说过的一句话，它绘出了美国内战前这英豪辈出的壮丽时代的特色，也绘出了哈丽特·塔布曼史诗般的一生的特色。她就是这些逃亡奴隶中的一员，是他们最杰出、最优秀的代表，如希金森所称颂的当之无愧的“当代最伟大的女英雄”。

一个尝尽磨难和辛酸的女奴隶，当她冲出奴隶制的牢笼，获得了她梦寐以求的自由以后，为了拯救自己受难的同胞，甘冒重陷魔掌的危险，十九次只身潜回美国南部，在秘密组织“地下铁路”的协助下，把三百多名黑人奴隶带到自由之土。她参与了震动美国和世界的约翰·布朗起义的密谋，是布朗

最敬佩的同志和战友。美国内战期间，她成为联邦军中第一名女兵，随军服役，转战前沿，深入敌后，屡立战功，为战胜南部奴隶制、推动美国历史前进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者公正地认为，反奴隶制伟大革命中的这位杰出战士，坚决果敢、无私无畏的女革命家，在美国历史上本应享有相当于法国的女民族英雄贞德那样的荣誉和地位；然而，无论在她生前或身后，都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和冷遇。三十多年前，当厄尔·康拉德准备出版这本传记时所遇到的刁难、轻蔑和奚落，以及这本书长期被漠视的状况，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的一位评论者说得对：“这位身材矮小的黑人妇女，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然而最默默无闻的人物之一。”^①这是为什么？看来，除了因为她是一位黑人外，更因为她那永不衰竭的革命精神，使她成为一个不受反动统治阶级欢迎的人。

哈丽特·塔布曼生活在十九世纪美国人民反奴隶制革命的时代。她对奴隶制和种族压迫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她常以亲身经历的痛苦遭遇，控诉奴隶制的暴虐，驳斥把这种“特殊制度”说成是王道乐土的谎言，倾吐了奴隶们反对奴役、渴望自由的心声。她说：“我是象一颗没人过问的野草一样长大的——我不懂得什么叫自由，因为我从来没有尝到过自由的滋味。我从不感到快乐或满足……我见过几百个逃亡奴隶，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愿意回去当奴隶的人……我认为，

① 美国《书评文摘》，1943年》，纽约1944年版，第1卷，第172页。

奴隶制比地狱好不了多少。”一旦走上解放斗争的道路，她就全部身心奉献给了这项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不象有些白人废奴主义者，相信仅仅通过道义上的劝说，就能感动奴隶主自动放下鞭子，解放奴隶。她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对奴隶主实行的妥协让步政策，对奴隶主的“仁慈”不抱任何幻想。“打蛇，不要只把它打伤，而要把它打死。”——这是她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的座右铭。首先，她通过“地下铁路”这种小规模游击战帮助大批奴隶逃亡，打击了奴隶主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为广大奴隶挣脱枷锁树立了榜样。参加约翰·布朗的起义密谋，是她的革命活动发展到从事武装斗争的新阶段。最后，直接投身于内战的战火，用战争来解决矛盾，消灭奴隶制。在内战结束、奴隶制被废除后，她并不象有些废奴主义者那样，滋长大功告成的思想。由于她身受白人种族主义者欺凌和资产阶级政府的负义行径，深感奴隶虽然已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距离黑人真正解放的目标还很遥远，前面的斗争道路是漫长的。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她都在尽自己微薄力量，为黑人同胞效劳。

哈丽特在斗争的道路上，表现出舍己为人的精神。她珍视自由，热爱亲人，憧憬着过安宁幸福的私人生活。然而她并不满足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她胸中燃烧着更大的爱。为了那几百万还在苦海里扑腾的同胞，她不惜抛开个人的一切，置生死安危于度外。八年中，她十九次深入虎穴，去执行拯救黑奴的使命。十九次！如果考虑到这个纪录是在奴隶主悬赏四万美元要她的人头、威胁要把她酷刑处死的情况下完成的，

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南部黑奴那么爱戴她，称她为“摩西”（救星）了。

和所有的奴隶一样，她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终生是文盲，这给她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但是，她从斗争的实践中，长期同奴隶主及其狗腿子周旋较量中，学到了她所需要的知识，并成为当时第一流的游击专家之一。她有勇有谋，在她担任“地下铁路”向导的全部工作中，她没有一次失败的记录。她能够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火车开出轨，而且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乘客。”怪不得约翰·布朗这位严格的军事家怀着最大的敬意称她为“塔布曼将军”。和约翰·布朗一样，她相信革命暴力是对付奴隶主的反革命暴力的最有效手段。但同时她也不拒绝运用其他有利的斗争形式来配合作战。她登上讲坛宣传废奴思想，出席各种政治集会，参加同废奴运动并肩作战的女权运动等等。她信奉基督教，但她没有让宗教的消极因素束缚自己的手脚，利用唱圣诗来给逃亡者传递信息。她不拘于狭隘的黑人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同废奴主义各派密切合作，同代表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联合行动。她更重视黑人和白人的合作。这是她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全部过程中所得出的一条克敌制胜的重要经验，而这一点在迄今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的进程中，都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虽说她善于团结反奴隶制运动的各个派别，她却坚决反对移民派，这一派主张黑人回到非洲或移居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她认为，美国黑人同白人及其他各民族的劳动者一样，

用血汗浇灌了这片土地,用双手创造了这个国家的文明财富;这片国土当然就是他们的家园,有权在这里生活,劳动,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同时这里也还是他们争取平等解放的战斗岗位。她义正词严地说:“白人把黑人弄到这儿来替他们干重活,现在白人又想把黑人连根拔起送回非洲去。但是他们办不到。我们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们没法把我们拔掉。”哈丽特的这些掷地有声的话,对于那些至今还想把黑人撵出美国来解决种族问题的人,是有力的批驳。

本书作者厄尔·康拉德是一位自由撰稿作家。从四十年代起,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包括小说、传记、评论及其他专著。除1943年出版的这本塔布曼传外,还有《种族歧视的美国》(1947年)、《斯考兹勃罗少年》(1950年)、《西沃德先生的抗辩》(1956年)、《州长和他的夫人》(1960年)、《克兰·伊登》(1962年)、《总理》(1963年)、《黑人的发明创造》(1967年),等等。他特别关心美国黑人解放问题,著书抗议黑人受压迫的现象,颂扬他们的斗争精神和对美国的贡献。他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日、法、德、西、俄、瑞典、意第绪和孟加拉等多种文字。

本书是他早期的著作之一。由于他出生在哈丽特后半生定居的纽约州奥本市,从小受到该城居民对他们引以自豪的女英雄的敬爱之情的感染,怀着深厚的感情写了这本哈丽特传,就观点和写作态度来说都是一本应该肯定的好的传记作品。

作者摒弃了以白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历史观,毫不含糊

地高度评价哈丽特,称她为美国的民族英雄,尽管这个观点使这本书的出版遇到重重艰难。他通过哈丽特的身世和奋斗的实例,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奴隶制,热情地歌颂了黑人奴隶反压迫反奴役、自求解放的斗争精神,把黑人看成是反奴隶制革命中的一支主力军。他赞扬了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战士团结战斗的崇高友谊。他对共和党和林肯作了历史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既肯定了他们领导反奴隶制战争取得胜利的进步作用,又指出了他们的动摇妥协,不敢充分发动黑人群众特别是黑人奴隶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他不仅批判奴隶制,而且批判了资本主义。美国至今还有不少历史和文学作品,把美国黑人苦难历程的下限划定在内战结束、奴隶获得人身自由的1865年,从而掩盖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继续残害黑人的血腥事实。本书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哈丽特在战后为争取退伍军人养老金而长期斗争的经过,愤怒地斥责了美国反动当局忘恩负义地对待这位共和国功臣的可耻行径。作者运用史料认真不苟,由于有关哈丽特的文献资料不多,他只限于援引那些确有实据的史料,宁肯让一些重要的方面留下空白,而不去随意添枝加叶,以想象来代替或填补史料,如对哈丽特私生活的处理就是如此。他在一个附注里对史学界所公认的哈丽特南下进入蓄奴区十九次这个数字进行了仔细的核对和科学的分析。由此可见他治学态度严谨之一斑。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有人评论说,作者“搜集了以时间和认真的努力所能搜集到的一切资料”,写了这本“简短而朴实无华、不事虚夸的书”,“哈丽特本人如果看到,是会喜欢的,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从不夸夸其

谈的朴实无华的人”。^①这个评语是合乎实际的。

作者在再版序言里说：“哈丽特·塔布曼的精神将启发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因为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优秀者的崇高品质、伟大胸怀和勇敢精神。”他预言这本书的再次出版将使他赢得千千万万的朋友。作为译者，我希望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将能帮助中国读者熟悉哈丽特，了解她所体现的美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品质。

1979年3月

^① 《星期六文学评论》，1943年11月6日。

目 录

著者序	1
第一部 哈丽特·塔布曼的青少年时代和叛逆	3
第一章 受人役使而挣得的口粮	3
第二章 自由之劲风	18
第三章 逃亡	31
第二部 跟随北极星	52
第四章 “摩西”的诞生	52
第五章 一份圣诞节礼物赠给加拿大	64
第六章 穿行地下铁路网	72
第七章 五十年代中期的游击战“去吧，摩西！”	87
第八章 乔赛亚·贝利的逃亡	98
第九章 历史的火车头	109
第十章 把“自由女神”关进监狱	118
第十一章 “当代最伟大的女英雄”	132
第三部 约翰·布朗和“那位妇女”	147
第十二章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47
第十三章 哈丽特·塔布曼向哈普渡口进军	156
第四部 “我知道，将要发生战争”	168
第十四章 特罗伊之战	168
第十五章 波士顿热情拥抱哈丽特	182

第五部 哈丽特·塔布曼在战争年代	195
第十六章 1861年。紧握毛瑟枪	195
第十七章 护士、侦察员、密探	209
第十八章 康巴希河战役	220
第十九章 收获	234
第六部 哈丽特·塔布曼遭受冷落和逝世	248
第二十章 女当家	249
第二十一章 转折的年代	269
第二十二章 《马车从天上下来》	285
文献资料	297

著 者 序

我研究哈丽特·塔布曼的生平,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三十五年前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而在三十年前把它完成了。我回想起,当时我专心致志,诚心诚意,确确实实查遍了上个世纪出版的每一本书,搜索着哈丽特·塔布曼的名字,以及她所生活过并且协助创建的那个时代的面目。我在五、六年的时间内,通过一位黑人妇女的思想感情、事业和生活,把上个世纪重新经历了一遍。在这之后,大约在1940年或1941年,我写成了这本我现在加序说明的书,准备出版。然而要出版一本有关黑人问题的著作,我遇上了一个多么艰难的时代啊!几乎所有的纽约出版商看了我的稿本,都拒不接受。“什么?”他们说,“一个黑人妇女?你为什么要写一个黑人妇女的故事?她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可能干过什么事?”或者说,“这可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题目啊!”或者说,“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说是太烫手了。你到别处去试试吧。”“什么?你说她是美国的贞德*?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她是她那个种族的贞德吧!”

* 十五世纪法国领导反抗英国侵略的斗争的农民女英雄,被法国人民尊崇为民族英雄。——译者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直到我的手稿被已故的卡特·戈德温·伍德森博士读了。他是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协会的创始人，华盛顿市联合出版公司的创办人。他欣然同意出版这本书，并且在1943年秋天把它出版了。同年秋天，另外五、六本写美国黑人的和美国黑人所写的书也问世了。于是，经过三十年光景人们对黑人与白人问题实际上只字不提以后，这种政治上的无声状态终告结束。我很欣慰地看到，二十七年来，我这本书不断地销售出去并被人们阅读着。从那时以来，其他许多关于哈丽特的书陆续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书和文章中有许多是以本书提供的资料和观点为依据的。1943年，本书出版后不久，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市曾经发生过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在那里，罗斯福时代杰出的黑人妇女玛丽·麦克劳德·白求恩主持了一艘自由之船——“哈丽特·塔布曼号”轮船——的下水典礼。本书出版时，评论家们不吝笔墨地给以好评；由于这本书，我赢得了我一向视为美国最重要的社会——黑人社会——的尊重。

现在，我的朋友保罗·埃里克森要为本书出版纸面平装本，我知道，我又能因此而赢得千千万万的朋友。哈丽特·塔布曼的精神将启发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因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美国最优秀者的高尚品质、伟大胸怀和勇敢精神。

厄尔·康拉德

第 一 部

哈丽特·塔布曼的 青少年时代和叛逆

第一章 受人役使而挣得的口粮

哈丽特·塔布曼开始做奴隶的时间虽然不能确定，但那个时期是可以确定的，而对于理解这位妇女来说，确定那个时期，要比确定一个具体日期的细节更为重要的。

她出生在奴隶制的暗无天日的沉沉黑夜里^①，那一年，大概是1820年。她出生的地点是巴克顿，马里兰州多尔切斯特县的一个几百人的村子。哈丽特是一个种植园主爱德华·布罗达斯的财产，这人拥有那么多的奴隶，他把他所用不着的奴隶全都赁出去，给别的农场干活。^②

假如我们现在要去向她的主人了解情况，那么他或许会把她出生的年份说得更晚些；他会说：“她大约是在1823年生的，因为那一年她开始替我当差跑腿了。”所幸的是，经过一个世纪或者更久的时间以后，今天，布罗达斯的意见已经无足轻重了；虽然哈丽特确实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替她主

人跑腿取东西，可是她却是在略为早几年的时候，在一间东倒西歪的小屋里开始呼吸和啼哭的。

在一座被雨水浸透了的、变得看不出颜色的、没有窗子、几乎也没有空气的小木棚里，她加入了一个人口已经众多的家庭，占有了她的一席之地。那用粗灰泥涂抹填缝的屋架向一边倾斜着，它老是那么歪歪着，象大多数的奴隶窝棚一样。好歹它还挡住了暴风雨的袭击，每逢刮风的天气，它的那些破烂的木板就嘎吱吱地作响，发出阵阵凄凉而粗犷的音乐。

哈丽特在美国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725年或1750年，因为据了解，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被带上镣铐老远从非洲运来的纯血统的黑人。那满载苦难和反抗的悲惨的中段航程*，就是她的祖先创业的开端。这些祖辈们把脚跟深深地插进泥土里，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哈丽特的祖先，这些卑贱者之中最卑贱的、粗陋者当中最粗陋的人，正处在世界历史的那样一个时期，那时，一些国家勃兴起来并且向外扩张，而不问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对黑人来说尤其如此。在哈丽特的祖父母辈所居住的美国，“地下铁道”**已经开始创立起来，后来哈丽特就成了这种组织的一个天才的领导者。到北部去，到加拿大去！这个思想成了黑人的主要思想，成了团结他们，使他们具有一个共同志向的思想。于是，

* 指奴隶贸易盛行时从非洲西岸到美洲之间运奴船行驶的航程。——译者

** 帮助黑人奴隶从奴隶制的美国南部逃往北部或加拿大的秘密组织。

——译者

他们在黑夜里穿过一些特别的小道，在秘密的帮助下，向北行进。到1750年时，美国境内已经发生过三十次奴隶起义，关于这些起义的传说在黑人当中流传开来，推动了往北部去的新的地下交通的发展。尽管遭受压迫，尽管受不到教育，但即便在哈丽特祖父母的时代，黑人也已经在寻找一条道路。她出生时，一个巨大的通向“北极星和自由”的地下渠道网已经布满了整个北美大陆。通过口头相传，那关于北边有一片自由国土的消息流传了过来，颂扬这片国土的歌声飞进了南部的天空。不但如此，而且当哈丽特在布罗达斯的种植园里四处蹒跚学步时，从特拉华州直到整个得克萨斯州这一大片地区，黑人已经由起义和逃亡的传统而团结起来，不止一个黑人正筹划在南部建立一个黑人共和国。

奴隶制度是如此专横暴虐、无法无天，以致哈丽特象所有的奴隶一样，生下来连享有一个合法名字的权利都没有。由于她的父母同样也没有被准许享有正式的合法婚姻，于是这个女孩就承袭了两套姓名：她母亲的名字哈丽特·格林和她父亲的名字本杰明·罗斯。新生儿名叫哈丽特·罗斯，这样她就取得了父母两人加在一起的某种身份。按照南部的习俗，当哈丽特出来干活时，她就叫做阿拉明塔，这是一个对大多数奴隶女孩都适用的和蔼的称呼。同样地，作为一种尊敬的表示，哈丽特称她的女主人叫苏珊小姐。这是一种不成文法，它是以这样一种政策为根据的，即保持主奴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不明智的，赏赐给奴隶任何东西都是错误的——包括她自己所喜欢的一个名字。所以，时而叫做哈丽特·罗斯，时